

唐蕃古道史料輯

陈小平

編



唐蕃古道史料辑

(中 册)

陈小平 编

青海省博物馆

1987年元月

目 录

西段篇

- 西段篇编者按..... (275)
- 一、概记..... (276)
- 二、地名
- 临蕃城..... (421)
- 白水军、绥戎城..... (422)
- 定戎城..... (426)
- 石堡城 振武军、神武军、铁仞城..... (427)
- 承风岭(戌)..... (462)
- 赤岭..... (466)
- 苦拔海..... (478)
- 尉迟川 王孝杰米栅..... (480)
- 莫离驿..... (481)
- 公主佛堂..... (483)
- 青海 伏俟城..... (486)
- 大非川..... (526)
- 曼头山 曼头城、曼头岭..... (537)
- 那录驿..... (543)

暖泉 温汤	(544)
烈漠海	(544)
乌海	(545)
黄河沿	(549)
柏海、河源 河源王之国、星宿川	(550)
紫山	(567)
众龙驿、西月河	(568)
犂(犁)牛河	(569)
列驿	(571)
悉诺罗驿 乞量宁 水桥	(572)
鹞莽驿(峡)	(572)
野马驿、阁川驿、农歌驿	(573)
逻些(娑)	(574)
勃令驿 跋布川(海)、阿怛卢川、臧河	(585)

西 段 篇

编者按：“唐蕃古道”的西段，指的是由鄯城（西宁）至吐蕃国都逻些（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的路段。本《辑》“西段篇”即摘录了这一范围的道程史料和资料。

“西段篇”主要以《新唐书·地理志·鄯州》鄯城条下关于这一路段古道主干线路的走向和经点的道程记载为线索，搜录历史文献和近世学者们有关唐代由西宁至拉萨路段的全程、或间程、或经点的一些记载和表述而成；另外，就一些史籍和论著中关于此段道程与《新唐书·地理志·鄯州》鄯城条记录不同的记载和论述也作了一些摘录，如地名节中的“承风岭”、“伏俟城”、“乌海”、“柏海”、“曼头山”等条目及概记节中所收录的有关这些地名的史料和资料，即因此来。编辑办法仍同“东段篇”，即全程、间程的记载、表述集录于概记节，经点的记载、表述集录于地名节。地名节各条目是据概记节全程、间程记载所及地名而立出的，概记节记载所及之地名处下有“·”号者即为地名节立条之本。

一、概 记

1、《新唐书·地理志·陇右道·鄯州西平郡》鄯城县条：

鄯城 仪凤三年置。有土楼山。有河源军，西六十里有临蕃城，又西六十里有白水军、绥戎城，又西南六十里有定戎城。又南隔涧七里有天威军，军故石堡城，开元十七年置，初曰振武军，二十九年没吐蕃，天宝八载克之，更名。又西二十里至赤岭，其西吐蕃，有开元中分界碑。自振武经尉迟川、苦拔海、王孝杰米栅，九十里至莫离驿。又经公主佛堂、大非川二八百里至那录驿，吐浑界也。又经暖泉、烈漠海，四百四十里渡黄河，又四百七十里至众龙驿。又渡西月河，二百一十里至多弥国西界。又经犂牛河度藤桥，百里至列驿。又经食堂、吐蕃村、截支桥，两石南北相当，又经截支川，四百四十里至婆驿。乃度大月河罗桥，经潭池、鱼池，五百三十里至悉诺罗驿。又经乞量宁水桥，又经大速水桥，三百二十里至鹤莽驿，唐使入蕃，公主每使人迎劳于此。又经鹤莽峡十余里，两山相崱，上有小桥，三瀑水注如泻缶，其下如烟雾，百里至野马驿。经吐蕃垦田，又经乐桥汤，四百里至阁川驿。又经忽谿海，百三十里至蛤不烂驿，旁有三罗骨山，积雪不消。又六十里至突录济驿，唐使至，赞普每遣使慰劳于此。又经柳谷莽布支庄，有温汤，涌高二丈，气如烟云，可以熟米。又经汤罗叶遗山及赞普祭神所，二百五十里至农歌驿。逻些在东南，距农歌二百里，唐使至，吐蕃宰相每遣使迎候于此。又经盐池、暖泉、江布灵

河，百十一里渡姜济河，经吐蕃垦田，二百六十里至卒歌驿。乃渡臧河，经佛堂，百八十里至勃令驿鸿庐馆，至赞普牙帐，其西南拔布海。

(卷四十、志三十)

2、道宣《释迦方志·遗迹篇第四》：

自汉至唐往印度者，其道众多，未可言尽。如后所纪，且依大唐往年使者，则有三道。……其东道者，从河州西北度大河，上漫天岭，减四百里至鄯州。又西减百里至鄯城镇，古州地也。又西南减百里至故承风戍，是隋互市地也。又西减二百里至清海，海中有小山，海周七百余里。海西南至吐谷浑衙帐，又西南至国界，名白兰羌，北界至积鱼城，西北至多弥国。又西南至苏毗国，又西南至敢国。又南少东至吐蕃国。

(卷上)

3、《新唐书·吐蕃传》：

百里一驿，有急兵，驿人臆前加银鹞，甚急，鹞益多。

(卷二百一十六、传一百四十一)

4、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第15页：

《册府元龟》云：“其驿以铁箭为契，其箭长七寸，若急驿膊前加著一银鹞，更急，其鹞至十二三，每驿百余里……。”《旧唐书》谓：“征兵用金箭，寇至举烽燧，百里一亭。”前者以铁箭为驿契，后者以金箭为征兵之契，恐非一事，本传合而为一，又改急驿为急兵。按驿站初虽为传递军情而置，作用又不止于此，凡宣布政令，使臣往来，皆利

用驿站。《新唐书》四十地理志鄯州西平郡鄯城条注言唐使入吐蕃界，经莫离驿……卒歌驿等，驿与驿间相距百里至数百里不等，并非整齐划一的“百里一驿”。驿站设有置顿官，《太平广记》卷一五二引《嘉话录》赵璟条云：“赵相璟之为入蕃副使，谓二张判官曰：‘前几里合有河，河之边有柳树，树下合有一官人着惨服立。既而悉然。官人，置顿官也。’”《全唐书》卷六二七吕温代都督使奏吐蕃事宜状言置顿官对唐使“接待殷勤，供亿丰厚。”则其驿站组织已极完备。《册府元龟》云：“每驿百余里，随水草而居，不尝厥所。”随水草而居句当连上读，乃谓驿站随水草而居，不常厥所。

（科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

5、《洛阳伽蓝记·闻义里》宋云家纪：

闻义里有敦煌人宋云宅，云与惠生俱使西域也。神龟元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经，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

初发京师，西行四十日至赤岭，即国之西疆也，皇魏关防正在于此。赤岭者不生草木，因以为名。其山有鸟鼠同穴，异种共类，鸟雄鼠雌，共为阴阳，即所谓鸟鼠同穴。

发赤岭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土谷浑国。路中甚寒，多饶风雪，飞沙走砾，举目皆满，唯土谷浑城左右煖于余处。其国有文字，况同魏。风俗政治多为夷法。

从土谷浑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

（卷五）

6、《隋书·元谐传》：

吐谷浑寇凉州，诏谐为行军元帅，率行军总管贺娄子干、郭峻、元浩等步骑数万击之。……时贼将定城王钟利房率骑三千渡河，连结党项。谐率兵出鄯州，趣青海，邀其归路。

(卷四十、传五)

7、《隋书·宇文述传》：

大业三年……，从幸榆林，时铁勒契弊歌梭攻败吐谷浑，其部携散，遂遣使请降求救。帝令述以兵屯西平之临羌城，抚纳降附。吐谷浑见述拥强兵，惧不敢降，遂西遁。述领鹰扬郎将梁元礼、张峻、崔师等追之，至曼头城，攻拔之，斩三千余级。乘胜至赤水城，复拔之。其余党走屯丘尼川，述进击，大破之，……浑主南走雪山，其故地皆空。

(卷六十一、传二十六)

8、《旧唐书·吐蕃传》：

(长庆二年六月)刘元鼎自吐蕃使回，奏云：“去四月二十四日到吐蕃牙帐，以五月六日会盟讫。”初，元鼎往来蕃中，并路经河州，见其都元帅、尚书令尚绮心儿云：“回纥，小国也。我以丙申年踰碛讨逐，去其城郭二日程，计到即破灭矣，会我闻本国有丧而还。回纥之弱如此，而唐国待之厚于我，何哉？”元鼎云：“回纥于国家有救难之勋，而又不曾侵夺分寸土地，岂得不厚乎！”是时元鼎往还，渡黄河上流，在洪济桥西南二千余里，其水极为浅狭，春可揭涉，秋夏则以船渡。其南三百余里有三山，山形如镞，河源在其间，水甚清冷，流经诸水，色遂赤，续为诸水所注，渐既黄浊。又其源西去蕃之列馆约四驿，每驿约二百余里。东北

去莫贺延碛尾，阔五十里，向南渐狭小，北自沙州之西，乃南入吐浑国，至此转微，故号碛尾。计其地理，当剑南之直西。元鼎初见赞普于闷怛卢川，盖赞普夏衙之所，其川在逻娑川南百里，臧河之所流也。时吐蕃遣使论悉诺息等随元鼎来谢，命太仆少卿杜载使以答之。

（卷一百九十六、传一百四十六）

9、《新唐书·吐蕃传》：

长庆元年……以大理卿刘元鼎为盟会使……明年……元鼎踰成纪……至龙支城，……过石堡城，崖壁峭竖，道回屈，虏曰铁刃城。右行数十里，土石皆赤，虏曰赤岭。而信安王祗，张守珪所定封石皆仆，独虏所立石犹存。赤岭距长安三千里而羸，盖陇右故地也。曰闷怛卢川，直逻娑川之南百里，臧河所流也。河之西南，地如砥，原野秀沃，夹河多怪柳。山多柏，坡皆丘墓，旁作屋，赭涂之，绘白虎，皆虏贵人有战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徇死者瘞其旁。度悉结罗岭，凿石通车，逆金城公主道也。至糜谷，就馆。臧河之北川，赞普之夏牙也。周以枪累，率十步植百长槩，中割大帜为三门，相距皆百步。甲士持门，巫祝鸟冠虎带击鼓，凡入者搜索乃进。中有高台，环以宝楯，赞普坐帐中，以黄金饰蛟螭虎豹，身被素褐，结朝霞冒首，佩金缕剑。钵掣逋立于右，宰相列台下。唐使者始至，给事中论悉答热来议盟，大享于牙右，饭举酒行，与华制略等，乐奏秦王破阵曲，又秦凉州、胡渭、录要、杂曲，百伎皆中国人。盟坛广十步，高二尺。使者与虏大臣十余对位，酋长百余坐坛下，上设巨榻，钵掣逋升，告盟，一人自旁译授于下。已歃血，钵掣逋不歃。盟毕，以浮屠重为誓，引郁金水以饮，与使者

交庆，乃降。

元鼎还，虜元帅尚塔藏馆客大夏川，集东方节度诸将百余，置盟策台上，徧晓之，且戒各保境，毋相暴犯。策署彝泰七年。尚塔藏语元鼎曰：“回鹘小国，我尝讨之，距城三日危破，会国有丧乃还，非我敌也。唐何所畏，乃厚之？”元鼎曰：“回鹘有功，且如约，未始妄以兵取尺寸地，是以厚之。”塔藏默然。元鼎踰湟水，至龙泉谷，西北望杀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出蒙谷，抵龙泉与河合。河之上流，繇洪济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者也，虜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流澄缓下，稍合众流，色赤，行益远，它水并注则浊，故世举谓西戎地曰河湟。河源东北直莫贺延碛尾殆五百里，碛广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浑寝狭，故号碛尾。隐测其地，盖剑南之西。元鼎所经见，大略如此。

（卷二百一十六、传一百四十一）

10、《新唐书·吐蕃传》：

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宰野。或曰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二子，曰樊尼，曰儁檀。儁檀嗣，为乞佛炽盘所灭。樊尼挈残部臣沮渠蒙逊，以为临松太守。蒙逊灭，樊尼率兵西济河，逾积石，遂抚有群羌云。……地直京师西八千里，距鄯善五百里，胜兵数十万。

（卷二百一十六、传一百四十一）

1 1、《旧唐书·吐谷浑传》：

贞观九年，诏特进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兵部尚书侯君集为积石道行军总管，任城王道宗为鄯州道行军总管，仍为靖副；……并突厥、契苾之众以击之。诸将频与贼遇，连战破之，……靖等进至赤海，遇其天柱王部落，击大破之，遂历于河源。……侯君集与江夏王道宗趣南路，登汉哭山，饮马乌海，获其名王梁屈忽，经涂二千里空虚之地，盛夏降霜，多积雪，其地乏水草，将士噉冰，马皆食雪。又达于柏梁，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焉。两军会于大非川，至破逻贞谷，伏允子大宁王顺穷蹙，斩其国相天柱王，举国来降。伏允大惧，与千余骑遁于碛中。……

（卷一百九十八、传一百四十八）

1 2、《旧唐书·薛仁贵传》：

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又以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率将军阿史那道真、郭待封等以击之。待封尝为鄯城镇守，耻在仁贵之下，多违节度。军至大非川，将发赴乌海，仁贵谓待封曰：“乌海险远，车行艰涩，若引辘重，将失事机，破贼即回，又烦转运。彼多瘴气，无宜久留。大非岭上足堪置栅，可留二万人作两栅，辘重等并留栅内。吾等轻锐倍道，掩其未整，即扑灭之矣。”仁贵遂率先行至河口，遇贼击破之，斩获略尽，收其牛羊万余头，回至乌海城，以待后援。待封遂不从仁贵之命，领辘重继进。比至乌海，吐蕃二十余万悉众来救，邀击，待封败走趋山，军粮及辘重并为贼所掠。仁贵遂退军屯于大非川。吐蕃又益众四十余万来拒

战，官军大败，仁贵遂与吐蕃大将论钦陵约和。

（卷八十三、传三十三）

13、《旧唐书·吐蕃传》：

贞观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节送公主于吐蕃。弄赞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见道宗，执子婿之礼甚恭。既而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及与公主归国，谓所亲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遂筑城邑，立栋宇以居处焉。

（卷一百九十六、传一百四十六）

14、《旧唐书·张荐传》：

（贞元）二十年，吐蕃赞普死，以荐为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入吐蕃吊祭使。涉蕃界二千余里，至赤岭东被病，殁于纥避驿，吐蕃传其柩以归。

（卷一百四十九、传九十九）

15、《旧唐书·吐蕃传》：

（仪凤三年）秋，敬玄与工部尚书刘审礼率兵与吐蕃战于青海，官军败绩，审礼没于阵，敬玄按军不敢救。俄而收军却出，顿于承风岭，阻泥沟不能动，贼屯于高冈以压之。偏将左领军员外将军黑齿常之率敢死之士五百人，夜斫贼营，贼遂溃乱，自相蹂践，死者三百余人。敬玄遂拥众鄯州，坐改为衡州刺史。

（卷一百九十六、传一百四十六）

16、《旧唐书·哥舒翰传》：
(三十三卷、三十八卷)

(天宝七载)筑神策军于青海上，吐蕃至，攻破之；又筑城于青海中龙驹岛，有白龙见，遂名为应龙城，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吐蕃保石堡城，路远而险，久不拔。八载，以朔方、河东群牧十万众委翰总统攻石堡城。翰使麾下将高秀岩、张守瑜进攻，不旬日而拔之。……
(卷一百零四、传五十四)

17、《新唐书·吐蕃传》：

是岁，金城公主薨。明年，为发哀，吐蕃使者朝，因请和，不许。虜乃悉众四十万攻承风堡，抵河源军，西入长宁桥、安仁军，浑崖烽骑将臧希液以锐兵五千破之。……攻振武军石堡城，盖嘉运不能守。
(卷二百一十六、传一百四十一)

18、《新唐书·吐蕃传》：

其赞普居跋布川，或逻娑川，有城郭庐舍不肯处，联毳帐以居，号大拂庐，容数百人。
(卷二百一十六、传一百四十一)

19、《通典·边防六·西戎二》吐蕃目：

其君长或在跋布川，或居逻娑川。
(卷一百九十)

20、《通典·边防六·西戎二》吐蕃目：

其国出鄯城五百里，过乌海入吐谷浑部落，弥多弥、苏毗及白兰等国至吐蕃界。

(卷一百九十)

2 1、托马斯《有关新疆的吐蕃文书》第二册第9—12页：

吐蕃在迎娶文成公主前，将“通往孔雀河（马楚，即黄河）到Mu—tu—lYin（曼头岭）之路于夏季修好，狗年取文成公主”。

（转引自黄盛璋《黄河上源的历史地理问题与测绘的地图新考》，见《黄河源头考察文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2 2、《通典·边防六·西戎二》吐蕃目：

自赤岭至逻娑川绝无树木，唯有杨柳，人以为资。

(卷一百九十)

2 3、《通典·州郡四》：

今吐蕃中，河从西南数千里向东北流，见与积石山下河相连，聘使涉历，无不言之。

(卷一百七十四)

2 4、《通鉴·唐纪十》太宗贞观十年七月条：

吐蕃在吐谷浑西南，近世浸强，蚕食他国，土宇广大，胜兵数十万。

(卷一百九十四)

2 5、《通鉴·唐纪十》太宗贞观八年七月条胡注：

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其地直长安八千里，距鄯善五百里。

(卷一百一十)

(卷一百九十四)

26、《通鉴·唐纪十七》高宗咸亨元年八月条：

郭待封先与薛仁贵并列，及征吐蕃，耻居其下，仁贵所言，待封多违之。军至大非川，将趣乌海，仁贵曰：“乌海险远，军行甚难，辎重自随，难以趋利；宜留二万人，为两栅于大非岭上，辎重悉置栅内，吾属帅轻锐，倍道兼行，掩其未备，破之必矣。”仁贵率所部前行，击吐蕃于河口，大破之，斩获甚众，进屯乌海以俟待封。待封不用仁贵策，将辎重徐进。未至乌海，遇吐蕃二十余万，待封军大败，还走，悉弃辎重。仁贵退屯大非川，吐蕃相论钦陵将兵四十余万就击之，唐兵大败，死伤略尽。仁贵、待封与阿史那道真并脱身免，与钦陵约和而还。

(卷二百零一)

27《寰宇记·四夷·西戎》吐蕃目：

其国当长安西八千里，去鄯善五百里。过乌海入吐谷浑部落，弥多弥、苏毗、白兰等国至吐蕃界。西与婆罗门接。自赤岭至罗娑川，绝无树木，唯有杨柳，人以为资。

(卷一百八十五)

28、《册府元龟·外臣部·国邑二》吐蕃条：

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

(卷九百五十八)